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起初总有厂家搞不清施俊和鲁西军的位置

许言接到程英作财务经理的批复时,郑策正和总部交涉货运期限,郑小丽正从本田车上走下来,而鲁西军已准时出现在办公室。鲁西军半夜才从县城回来。只要他在,业务部员工脑袋里那根弦就绷得紧紧的。鲁西军铁面无私以身作则,这就强过在墙上张贴十张二十张公司规则。

鲁西军讲这趟下去看到的问题。施俊翻开会议记录。鲁西军开会向来只准讲困难,商讨解决方法,不许废话、套话、大话,二十分钟,散会,鲁西军叫住郑虎,虎儿,叫你带的东西呢?郑虎是跑梁城的业务员,憨憨一笑,我去拿。两箱雪梨。鲁西军笑,你嫂子就好这一口儿,谢了。郑虎还是憨憨一笑,让嫂子放开吃,梨城最不缺这。鲁西军笑,去忙吧。偶尔跟部下讨要点小东西,会叫他感觉你的信任。郑虎上月回款太慢鲁西军狠批了他一通,现在,没事了。

鲁西军,省医药公司业务副科长,曾是许言父亲的司机,做销售如鱼得水,几年工夫,将周边县市所有麻醉药品销售渠道抓手里。鲁西军和许家走得很近。中秋节从外地赶回来,直撞进许家门,箱子哐当扔下。手上袋子递给许言妈妈。插许言一下,老弟,还好吧。抓起筷子狂吃菜,又抓几个饺子搁嘴里,我得走,老婆孩子电话打得站不住。当时郑策也在,鲁西军抱歉地抓过酒杯自罚三杯,改天我支场子再喝。在省医药公司见到鲁西军,和许言家判若两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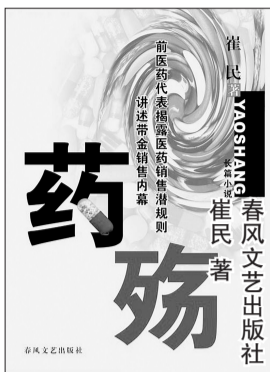
省医药公司是边城药业龙头,近两年新特药对它构成威胁,竞争迫使其变化。以前,去办事的人都感受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,现在好多了。这和鲁西军身体力行不无关系。和鲁西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长施俊。施俊以前是边城宾馆工会宣传干事,能进省医药公司而且一来就坐科长金交椅,是个谜。鲁西军以为科长迟早是自己的,凭空杀出个施俊。施俊能写会画,可在药界,销售和回款才是硬道理,鲁西军有理由轻看他。施俊明白这点,他从不接受厂家单独的邀请,这使人相信他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企图。业务会他从来都认真听人发言仔细做好记录。这边宣布散会,那边会议记录就在眼前了。鲁西军接过都忍不住想夸两句。

起初总有厂家搞不清施俊和鲁西军的位置。慢慢地,鲁西军开始介绍,这是科长施俊。施俊总是愣愣站起来,不敢当,这里主抓业务的鲁科长当家。他巧妙地舍去那个副字。

等人散了,鲁西军朝郑策伸出双手,总惦记欠你一顿酒,选日不如撞日,就今天。楼下餐厅鲁西军只叫了啤酒,他说,工作时间一身酒气影响不好。郑策说了自己的想法,鲁西军沉吟片刻,说来不是大事,我找业务员谈谈。尽快给你答复。郑策的心踏实了。鲁西军执意拉郑策吃饭,正上菜,手机响,他说,一个客户。一长发女孩走进来。女孩貌似高雅实则傲慢地朝郑策点点头,声音发哑。郑策觉得鸡皮疙瘩掉一地。鲁西军含糊地介绍女孩是某进口药品驻地代理。姓白。郑策想,这小白看上去可不是好人家的女儿。

鲁西军爱家。妻和女是他的全部。妻是同学,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干部队干部团干部,他一直是破坏大王打架大王逃课大王。老师让她帮他,他就想各种办法戏弄她气她。她哭着背着两人的书包追他成为当时校园一道风景。后来他变得沉默她变得精灵古怪。郊游他任重道远驮着她,她在后面又唱又笑一刻不停,他想不如驮两袋面。可下一次,他还是乖乖把擦得锃亮的永久停在她身边。鲁西军考上大专全校师生跌破眼镜。老鲁同志心花怒放,设三天流水席大宴亲朋。老鲁同志坚决反对谢师宴,说那帮四眼子来家尽告状,我没话跟他们说!鲁西军清楚,这全因为那个曾哭哭啼啼的女生。那个在自行车后座张开手臂说要飞的女生。她考上复旦。

大学球队球赛,裁判吹黑哨,鲁西军大打出手,观众席一片叫好,他进了拘留所。学校保他出来却不能留下他。揣着肄业证直奔上海,在一家小旅馆把她给办了,然后告诉她退学了。她偎在他怀里,反正人家都是你的人了。老鲁同志倒看得开,上过大学就行,咱重过程不是结果。给钱让他考本儿,买辆出租车给他。她大学毕业,两家大人张罗着把婚事办了。才俩月她就怀孕了,足月分娩一个胖女婴,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诞生。像任何一个热爱家庭的男人一样,鲁西军要给妻女美好的生活。赚钱成了人生目标。可出租车业渐上正轨竞争骤然激烈,没黑没白赚不了钱还受气。去接老婆真受不了她办公室同事的目光——一朵鲜花怎么就扎进这一堆牛粪里?男人没地位哪来尊严?鲁西军就想有份体面的工作。老鲁同志再次援手,鲁西军去医药站给领导开车,人前人后也有面子。



女性情感

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。在追忆民国女子的往事中,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思维,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,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?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思想性。

冰心嫉妒林徽因?

在民国女作家中,冰心不知因为太红还是别的原因,很不讨人喜欢。公然说出刻薄话的就有苏青和张爱玲。张爱玲说:把我同冰心、白薇她们来比较,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,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才是甘心情愿的。苏青说: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,觉得很美丽,后来看到她的照片,原来非常难看,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。张爱玲不喜冰心是因为她的文字,苏青看不上冰心则是由于她的容貌。

说到冰心自己,她也有个明里暗里较劲的对象,那就是美丽又有才华的林徽因。冰心与林徽因在早些年曾经有过交集。那时冰心的爱人吴文藻与林徽因的恋人梁思成是室友,在美国留学期间,他们四个曾经有过相聚,并留下一张野餐聚会的合影,但这样的相聚并没有给她们带来什么友谊。

林徽因聪明,心直口快又好强,很难和女性交上朋友,而心高气傲的冰心在林徽因面前,几乎没有什么优势。容貌自不必说,写作方面的才情也是有目共睹。更何况,在当年还有徐志摩为林徽因撑腰?又因为与梁思成在一起,林徽因在建筑史上也留下了一笔。由此,纵然冰心怎么努力,似乎在才华上也无法高出林徽因。

那时,林徽因每逢周末便在家里开文化沙龙聚会,称之为“太太客厅”。“太太客厅”的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,徐志摩、沈从文、金岳霖、胡适,而林徽因虽为入妻,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动的。每逢聚会,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论文学上的问题。冰心不去参加这样的聚会,也看不惯林徽因被众人捧的局面,便写了篇小说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来影射林徽因。连金岳霖也说:像是30年代的少奶奶们不知亡国恨。

林徽因看了文章,恰巧从山西回来,就把带的一瓶醋送给冰心,让其享用。看起来已是火药味十足了。

抗战时期,流亡西南的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三年,曾经一度两家相隔十几分钟的路程,也从不交往。在志摩死后,冰心说:志摩是蝴蝶,而不是蜜蜂,女人的好好处就得不到,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碰壁了。

志摩的女人,无非说的是陆小曼与林徽因。本来志摩的死就让很多人把罪责推在林徽因身上,冰心的这番话更是让两家的后代也心存芥蒂。后来林徽因的儿子提起冰心时,也是怨气溢于言表,在后来柯灵编选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时,也未得到林徽因的著作,原因是丛书请了冰心做名誉主编,而林徽因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肯授予版权了。

总之,冰心与林徽因之间,相处从未友善过。不像苏青和张爱玲,两人文字相当,却相互欣赏。也许是冰心对林徽因得来的才华到底不能欣赏吧。如果不是志摩相帮,林徽因那么就混成诗人和小说家吗?而建筑史上的名气,也多少借了些梁思成的光。绯闻甚少的冰心,在文字上,也多多少少借助了政治上的力量。两个人之所以会较着劲,也是在才情上相差无几吧,正是一个比一个高不出太多,才会处处攀比。

有趣的是,冰心靠《寄小读者》传世后代,林徽因靠与徐志摩的绯闻被后代牢记。民国真正被大众认可的女作家则是政治问题多多,婚姻并不完美的张爱玲。

最爱徐志摩的女人

诗人徐志摩,仅活了34岁。他一生短暂,留下的诗歌却被代代传诵。这个多情的诗人,爱过一些女人。这些女人要么有着如花的容颜,要么有着不凡的才情,就

连他最看不上眼的前妻张幼仪,后来也开银行办学校,成为一个有着经济头脑的女强人。不得不承认,徐志摩有着非凡的魅力,之所以他好,才会有这些好的女子对他好。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的感情在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个版本。一说她与徐志摩婚后恩爱,直到徐志摩遇到林徽因后,他们的婚姻才演变为一场悲剧;另一说是徐志摩自娶了张幼仪后,一直觉得她土,正眼也不看她,在遇见林徽因之前,他们就没有什么感情。

这两种说法之所以在史上流传,与张幼仪的为人有关。作为当事人的她如果不出来解释,没有谁能站出来说出个明白。

张幼仪就是那样的人,性情温和善良,在那个年代,生着一对天足,却有着最传统的中国女性的孝道。她与徐志摩有过七年的婚姻,结束之后,她一直闭口不谈她与徐志摩的感情,只是依然沉默地照顾着徐志摩的父母。对于徐志摩与林徽因的传闻以及再娶陆小曼,她发表任何看法。我们能看到的,是她离开徐志摩后变得更为努力。她去柏林读书,回国后办云裳公司,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,每一桩事都打理得近乎完美。想这样一个儿媳妇,怎能不被公婆疼爱。因为有一对比,后来的陆小曼便不受徐家上下的欢迎,徐母最后也不愿承认小曼,而是跟了张幼仪和孙儿居住。

娱乐时尚

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,继而受邀加入凤凰台的电视流浪之旅,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。以感人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。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。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,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。

爷爷“抢”得美人归

我从小就称呼外婆为奶奶。直到后来,我去外地读书,有一次和同学讲起我的奶奶时,他们纠正我,爸爸的妈妈才叫奶奶,而妈妈的妈妈应该叫外婆或姥姥。在我,似乎有点儿不可置信,从小到大,大人们就让我这样叫,居然会是错的?

于是我去问妈妈。妈妈说,按理是应该叫外婆的,不过,由于我的奶奶只有我妈一个女儿,其他的都是儿子,所以在我的数十个表弟表妹之中,如果只有我和我姐叫外婆,会显得生分,所以就都叫奶奶了。

妈妈轻描淡写的,我也无话可说,怎么讲,妈妈也是替我考虑,而且道理也说得过去,外婆外婆地叫,搞不好就真的容易见外。更何况我爸爸的妈妈,也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奶奶,在我爸爸还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,所以也就不容易混淆。

我奶奶和我妈妈一点都不像,性格不像,长得也不像。我奶奶是个美人。当然,我妈妈长得也挺好看的,不过我还是喜欢我奶奶那个范儿,我妈妈好看是好看,就是太家常了,秀气。我奶奶,那叫洋气。就是用挑剔的眼光去看,我奶奶依然是个很经得起端详的老太太。立体的

脸部线条,颌骨轮廓分明,挺直的鼻子,白皙,大大的棕色眼睛,银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,抿得优雅又服帖,个子不高,但瘦得精致。

“奶奶和您可大不一样了。”我跟妈妈说。

“是不一样。”妈妈说,“都是给惯出来的。”

“惯出来的?谁给惯的啊?”我很好奇。

“你爷爷啊,”妈妈说,“后来,你爷爷不在了,你奶奶就自己惯自己呗。”

我爷爷?我更好奇了,因为平时甚少在家里听大人们说起这些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奶奶和爷爷的故事。

一朝提起,往事如烟。

奶奶的家乡在四川奉节,住的那个村子叫桂花井,因为村头有口井,井边有棵老桂花树而得名。小村日子过得安详和谐,柴米丰裕。村里的人家都在井边的青石板上洗洗涮涮,桂花树下也总是笑语款款,和着哗哗的水声。

奶奶那年虚岁十七,家里姐妹仨,姐姐们已嫁人,奶奶是老二,生得明眸皓齿,穿布衣绣鞋,长长油亮的辫子,乌黑的刘海,盈盈一笑,衔一口珍珠牙,楚楚动人。

一日午后,奶奶在井边洗菜,嘈嘈杂杂的人声马声远远传来,有部队经过。黑压压的一片人转眼到村口,午后日头很猛,驱散了雾气但还是潮湿闷热,徒步的士兵泥路山路的走得辛苦,也有停下来讨口水喝的。这些自有热心的婶婶应付,奶奶自顾自地洗菜,动作麻利。

有马蹄声得得路过身边,又倒着折回来,影子遮住了奶奶,奶奶抬头,骑在马上的人官面庞棱角分明,眼神温和,堂堂一表人才,那是爷爷。爷爷勒住马,定定地看住奶奶,奶奶

仰起脸,面色粉酡,一双眼睛深潭似的,阳光下晶莹透彻。

爷爷转头,策马而去。

天空晴朗辽阔,日头西归。乡亲们各回各家。奶奶家开药铺,是青竹白兰,窗明几净的小户人家,奶奶的爹谙通四书,每日粗茶淡饭,日子过得自在逍遥。

次日,有媒人登门拜访,放下聘礼,是爷爷要娶奶奶过门。

奶奶的爹婉言谢绝。这隔世小镇,找一本分手艺人家就是最好,家里常来常往,门户走熟的有个照应。

隔日,媒人再来,这回讲得清楚,带来生辰八字……爷爷年长奶奶十岁有余,山东济宁嘉祥县陆家村生人。母亲早逝,父再娶,不久病逝,后母赶他出门,十余岁就参军,其中一路艰辛不必多言,时至今日官拜正团职,尚未婚娶云云……

不过说一千道一万也没有用。再拒,奶奶的爹态度坚决。

是日,爷爷亲自上门,戎装马靴,威武高大,进门后,摘下乌亮手枪轻轻摆在桌上。

许是不许?

如此情形,奶奶的爹眼泪纵横,不知所以。奶奶在铺前按方称药,药香满庭,蓝布白花衫系头绳,娉娉袅袅,犹似画中人。

片刻,爷爷告辞,部队在此地不久留,搁下话,隔日再来,便择日出发。爷爷气势逼人,不由分说。

当夜,奶奶端坐一夜,挑灯闭门,冷月玄窗。

清晨,奶奶梳洗停当,找来媒人,笃定从容慢慢说,须得明媒正娶办嫁礼,父亲在家打理药铺,母亲则要一起随军行,聘金数目等等条件一一列出。

媒人转达,爷爷聚神静听,沉吟片刻,爽快答应。

